

歷史空間

清照故里賞名泉

朱文興

從泉城濟南向東50公里處，有一個泉水匯集的小城——章丘市明水城。這裡是宋代傑出女詞人李清照的故里，因擁有百脈泉、東麻灣泉、西麻灣泉、墨泉、龍泉、梅花泉等二十多處名泉和無數無名湧泉而被譽為「小泉城」。



到百脈泉公園賞泉。

網上圖片

一踏進公園大門，就彷彿進入了一個泉水世界。一片遼闊的水面上，無數狀如白珍珠的晶瑩水泡從湖底的沙層中湧出，這是無數眼湧泉在向上騰騰。在湖的西南灣，有一處噴勢強勁、水湧若輪的泉，叫做龍泉。這水面叫明水湖，又被譽為萬泉湖。環湖綠樹成蔭，柳枝拂水；湖面煙波浩淼，水禽嬉戲；望眼湖底，明淨似鏡，清可鑒人。

房鼠鼠松雲冷，苔徑無人鹿跡荒。乍有高軒來繫馬，驚鷗飛去不成行。樓台、繡江河、菱荷、楊柳、清流、稻荷、僧房、高軒、鷺鷥……，一首詩生動直觀地描繪出了明水的水鄉風光。百脈泉池的東側是繡江河。這是章丘的母親河，源頭就是百脈泉泉群。「為有源頭活水來」。千百年來，噴湧不息的百脈泉，為繡江河源源不斷地輸送着清冽甘甜的泉水，養育了一方百姓，明水因泉而生，章丘因水而興。

沿湖北行，兩岸溪水潺潺，水草茵茵。一座仿宋代風格的院落——「李清照故居」。此院建於一九九七年。院門前有一座方碑，叫「廉先生序碑」，碑文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所撰。主要內容是悼念李格非的莫逆之交、德高學博、一生客居章丘的河南籍隱士廉復先生的。碑文的末尾署名為「元豐八年九月十三日繡江李格非文叔序」。「元豐八年」是李清照出生的第二年，「文叔」是李格非的字，「繡江」是章丘的繡江河。關於李清照的籍貫，學術界持有濟南歷城和濟南章丘的不同說法。此碑文的署名和碑上李格非子李迥的跋語，成為李清照籍貫為章丘一說的重要依據。李清照這位才華橫溢的女詞人，一生經歷了國破、家亡、喪夫的打擊，四處顛沛流離，在濟南、汴京、青州、金華都居住過，寫下了許多深沉婉約、膾炙人口的傳世詞作，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當今，濟南市歷下、章丘和青州、金華四地，都建有李清照紀念館。

亦有可聞

青絲

過了晨昏顛倒的生活，醒來大多已是下午，人剛起床，沒有什麼胃口，尤其是夏天，只想找清涼的食物來哄飽肚子。有一段時間，我常到附近的一家小店吃涼拌麵，連上宵夜，有時一天要去兩次，為食慾不振時的療癒系食物。

涼拌麵和近年風行各地的冷麵不是一回事。冷麵是事先把麵條煮熟，撈起來用油拌勻，防止黏結成坨，有人來吃，直接拌上調料和澆頭。涼拌麵則是現做的，可選用機械製的麵條，也可用餅狀的伊麵。客人進店喊要一碗涼拌麵，就自行找位置坐下等著。這邊廂，師傅已經把生麵條下到沸水鍋裡，一邊用手中的長筷把麵撥散。麵也不能煮得太軟，至七八分熟時就用笊籬撈起，過一遍冷水，濾乾，盛在大瓷碗裡，鋪一層焯熟的韭菜和綠豆芽，幾片切得飛薄的酸黃瓜，再澆一勺用多種調料煮成的湯汁，就可端上桌來。



涼拌麵

網上圖片

就像明星也會下廚做涼拌麵一樣，有時因為有了類似的自我調節，人們也就會懂得用藝術的眼光看待生活。

古典瞬間

鄧忠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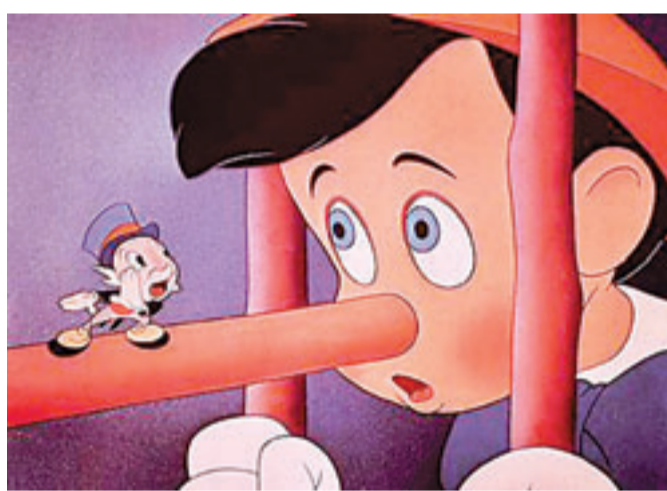
官不作假品自高

東漢光武帝時期，陳留東昏（今河南蘭封東北）人劉昆，他在當江陵縣令時，發生了一件奇事。那一年縣裡突發火災，不一會兒風助火勢，烈焰騰空。劉昆聞訊後趕赴現場，看到火勢愈來愈猛，心裡惦念着百姓安危，便不由自主地對着大火磕頭，沒想到忽然天降大雨，不多會兒就風平火息。《資治通鑑·卷43》記載說：「昆向火叩頭，火尋（接着）滅。」一場災難很快得到化解。

後來朝廷又調他為弘農太守。弘農郡（今河南西部靈寶一帶）地處晉豫陝之間，北瀕黃河。當地猛虎橫行，經常在鄉間和道路上吃人，旅客都不敢經過。劉昆在弘農當政三年，施行德政，愛民如子，郡中教化大行。這時又出現了一樁奇事，「虎皆負子渡河」，當地老虎都背着虎崽，渡過黃河，到別的地方去了。弘農郡中恢復了平靜，百姓安居樂業。光武帝劉秀聽說這些事情，感到驚奇，認為劉昆是個能臣，就提拔他到中央機關任光祿勳之職（掌領宿衛侍從之官，位列九卿）。召見時劉秀迫不及待地問他：「據說你在江陵，能『反風滅火』（轉變風向，撲滅烈火）；後來治弘農，傷人吃人的老虎卻北渡黃河，跑得遠遠的。你治理地方推行了什麼德政，竟有這般不同尋常的效果？想必你定有高招，呵呵，快說給朕聽聽。」劉秀是個有為的明君，自然跟一般人的獵奇心理不同，他特別關注的不是事件本身的結果，而是想探尋屬下官吏的「德政」效應……

第五倫不僅敢說實話，而且「言事無所依違」，態度鮮明，毫不含糊。他為人忠厚樸實，不喜歡花言巧語；為官能做到「奉公盡節」，以「貞白」著稱，因此，大家都稱讚他心地明朗，沒有私心雜念，是個剛直清廉的好官。一次，有人好像是要故意試探他一下，直截了當地問他：「您有私心嗎？」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關係到個人名節形象的好壞，若是那些庸官俗吏或貪佞之徒，平時裝模作樣，道貌岸然，誰也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有私」，然而，第五倫卻回應得很直率很乾脆，他說：「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馬，我雖然沒有接受，但每次朝廷選拔官吏時，心裡總是惦記着送馬的那個人，可到底沒有任用他。像我這樣，難道可以說沒有私心嗎？」

第五倫的答話實在令人感慨，坦誠的話語，真誠的態度，讓人一眼就看到了他清澈明淨的心田，可謂真君子也。按說，他官至司空，位列三公，享有極高的聲名威望，手裡握着薦人用人的權力，想誰用誰又有何難，只要選舉時抬抬手，別人也就過去了，但他從來都沒有這樣做。至於對那個送馬者，他既沒有收禮受託，又始終沒有薦用提拔他，不過是「心不能忘」而已，何談「以權謀私」？然而，即使這些一時閃現於內心深處的「私念」，第五倫也敢亮出來曬一曬，足見他嚴於修身，心懷坦蕩，光明磊落，其境界之高尚，令人景仰。不說假話，應該是為官者的做人底線和本色表現，但一旦事關個人聲譽、政績、前途之時，不少人就難以實話實說了，唯有心底無私的人，才有說真話的勇氣和不計榮辱得失的寬闊胸襟。官不作假品自高，劉昆不假冒邀功而政績自白，第五倫言己「有私」卻更顯「無私」，「實話實說」非但沒有影響他們的公眾形象，反而使他們的形象和人格更加熠熠生輝。相反，古往今來，那些趨利作假、編造謊言、虛報瞞報、沽名釣譽、吹牛浮誇、自欺欺人的人，哪一個不是最後遭到身敗名裂的下場？歷史常常無情又多情，從第五倫和劉昆這兩位古代高級官員身上，今人也許能悟出一些為官之道和做人之道吧。



說假話的下場。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梁偉詩

衝上雲霄

近日，被談論得最多的一首香港粵語流行曲，是一首叫《衝上雲霄》的歌曲。《衝上雲霄》是電視劇《衝上雲霄2》的全新主題曲，由林子祥作曲主唱、鄭國江填詞。《衝上雲霄》在7月15日電視劇首播第一天，便不斷被網民議論紛紛，造就了連續數天「臉書被《衝上雲霄2》主題曲洗版」的奇異景觀。我實在很好奇，究竟從何時開始，慣性收視的觀眾們，竟然對一首主題曲如此執著……

有人直指新主題曲充滿武俠劇色彩，並謂：「一聽首歌以為無錢播八十年代舊武俠片。」也有鬼馬網民惡搞，將《衝上雲霄2》片段配上林子祥主唱的《包青天》主題曲《願世間有青天》。當然更多的是將《衝上雲霄》第一輯的主題曲《歲月如歌》套在新劇集片段上。眾聲喧嘩中，被談論得最少的，其實是《衝上雲霄》這首新歌。且看《衝上雲霄》究竟是怎樣的一首歌曲——

「燃亮我意志 鼓起我勇氣 前面去再創傳奇 從沒有計較 是否好天氣 下決心再要逆風飛 再有勇氣 願起風再起 萬里飛佳績 願期未怕雪再冷 只想（今天）高高飛共挽手 一起再衝刺 光陰不會往後退 應拋開傷心 怨怒 願我會拭乾 眼中淚 天空海闊我共你 再領略人生的美雲外看新（的）生趣」

明顯地，《衝上雲霄》是一首典型勵志歌，強調不論天氣好壞、風向順逆、冰雪再冷，都要決心高飛、勇創傳奇。即使內心傷痛，也會鼓起勇氣面對未來。我不知道究竟「志」是不是可以「勵」，但若能聽眾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殿堂級詞人鄭國江老師有所認識的話，自然明白有「詞匠」之稱的鄭老師，作品向以正氣、健康、光明著稱，包括名作《莫再悲》《漫步人生路》《鼓舞》《真的漢子》《凝望每分秒》《一點燭光》等等，莫不如此。就是經典之作《風裡的繽紛》，因為電視情節而觸及師生戀的敏感題材，亦傾向以較為隱約和唯美的寫法處理。對此，鄭國江老師在新著《鄭國江詞畫人生》有所解說：「我慶幸我是教師，也是填詞人，我希望把我做教師工作，延續到我填詞的工作上。」

由此可以理解，《衝上雲霄》密佈「意志」「勇氣」「決心」「衝刺」「人生的美」等字眼，充分表現出詞人代入飛機師面對困難時的正面思想，「九霄」更成了飛機師執勤時要挑戰的對象，需要「進取」有「志氣」來克服困難——「不管多艱辛 只需有志氣 讓我重重直上九霄去 前路有進退 心中有預備 能做到 能做到 是進取 光陰不會往後退 應拋開傷心 憶記 願再試高飛的滋味 天空海闊我共你 再領略人生的美雲外看 新（的）生趣」

從風格上看來，《衝上雲霄》無疑是《真的漢子》的抒情版。然而，大眾同聲懷念的《歲月如歌》，又是怎樣的一首作品？《歲月如歌》出自「傷感歌」劉卓輝的手筆，縱然劉卓輝有「Beyond詞人」之稱，筆下亦不乏抒情如《情人》的筆觸。《歲月如歌》更從「飛行」題材，挖掘出「離別」「行李」「郵寄」「嬉戲」等主題因子，處處洞悉世界的憂傷和城市的灰暗——

「天氣不似預期 但要走 總要飛 道別不可再等 你 不管有沒有機 給我體貼入微 但你的手 如明日便要遠離 願你可以留下 共我愉悅的記憶 當世事再沒完美 可遠在歲月如歌中 找你再見了 背向你 回頭多少傷悲 也許不必再講 所有道理 何時放鬆我自己 才能花天酒地 抱著你我說過 如何一起高飛 這天只想帶走 還是你 如重溫往日郵寄 但會否疲倦了嬉戲」

有人說，這是個抑鬱的時代，我們都無可奈何置身變幻無情的時局，無力感才是世代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最後依據。當海港城外大黃鴨的城市療傷係神話告終，當聽眾開始懷念一首十年前的電視劇主題曲，關鍵可能不在於新的一首好唔好聽，舊的那一首是否絕世經典。在浮躁的城市和奇異的歷史時刻，我看到的是城市、人心的千瘡百孔，我們都不介意承認「天氣不似預期」，我們都情願被安慰。如果流行曲是處理情緒的商品，「勵志」與「傷感」之間，高歌猛進的情志有其自職，大家卻不由自主地自我追蹤定位在憂鬱的熱帶。當中不是好壞的取捨，而是一種集體情緒，如同近日雷雨霏霏的盛夏。